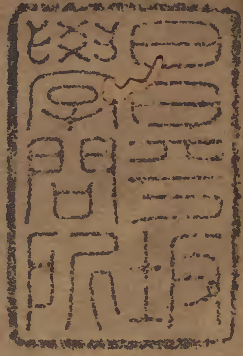


續近思錄集解

十二之四



			九四八七	漢書門
五九一七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九四八七	漢		
五九一七	書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7
冊數	5 (5)	
函號	298	192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張伯行集解

戒警

淺草文庫

此卷論戒警之道蓋人心惟危道心
惟微知戒警則善日積不知戒警則
惡日滋凡修己治人者皆不可不存
此意也



朱子曰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

自鞭策

讀書開卷與聖賢相晤對便求與聖賢相肖似方是着意向上工夫若開卷時披閱聖賢之所言所行反照自家便有不相似處雖日讀聖賢之書究與身心何補

續近思錄

卷之十二

一

臣直堂

靜言思之所愧多矣豈可不自鞭策乎大抵學者用心鞭策須是未開卷時着實做戒懼慎獨之功及開卷又將聖賢言行反之於已互證參觀思與之齊之而後已此纔是真實讀書不然豈惟與聖賢不相似方且霄壤隔絕求一二分之彷彿不可得也

朱子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

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書可以熟讀而記義可以細思

而精雖或不記不精猶容易着力也惟是人之為學存乎其志有志不立則無勇往直前之氣而有因循退諉之心更從何處着力乎祇如今貪利祿而不

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

立之病然志之所以不立者不知病痛之所

在而切懲之終無由奮發以有為也人若識得病痛勇猛向上貪道義作好人一切利祿富貴不足以動其心焉志斯立矣如今之人祇是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此皆受病之源宜其志不立而無着力之處也故學者祇須責志

朱子曰夫人飽食逸居而無所作為於世則

蠢然天地之一蠹也故人不可以無作然作

而不敬其所作也終無成矣人之生也盡性命之理至於位

天地育萬物其所作為亦大矣若徒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則為蠢然天地之一蠹生何裨益於世也然或既有作為矣而不能齊莊整救內無妄思外無妄動以收斂此心則恣意矜張蕩軼繩墨究竟無成蠢然者未必不頑然也人慎毋為天地之虛生可哉

朱子答吳直翁曰人須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孔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既志於義理自是無惡雖有未善處只是過耳非惡也人若趨向不端則所志非其志安能去惡而從善故先須拽轉了自己趨向始得也孔子志仁無惡之言所以立其趨向也惟志仁則既於義理上用功雖不能無過然只是一時之過可以改圖於後而豈若為惡之事背理反常終身莫贖乎以此推之志於仁則無善矣志在於利欲假有善事亦偶然耳蓋其心志念念只在利欲上由此推之志於仁則無惡志於惡則亦無仁彼滿腔都是利欲填塞假有善事亦偶然未盡泯之良心耳

要其處心積慮固無一念不在利欲上也世之志利欲與志理義

之人自是不干事志利欲者便如趨禽獸之

徑志理義者便是趨正路要之利欲理義志既異趨即判然兩

途不相干涉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也是故志利欲者將大遠乎人道便如趨禽獸之路偶有一徑可通皆必潛形匿影以赴之若志理義者正大光明不實不徑便是趨坦平之正路無非日用所常行也人欲立志可不端厥趨向哉

朱子曰今日士大夫惟以苟且捱去為事上下相咻以勿生事不要十分分明理會且恁鴟突才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

聲及少經挫抑却悔其大惺惺了了。一切刻
 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道是年高見長風俗如
 此可畏可畏。此朱子歎事功之薄宦途之衰也。程子嘗曰：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為則彼為，非甲為則乙為。蓋以家事視國事，言我之不得辭其責也。又曰：士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言國家重大之事，原難坐觀成敗，豈可隨人步趨，拯與隨正大有權衡也。乃今日士大夫一味苟且相捱，上下所味，吹者惟以勿生事，不要分明，鶴突做不得官為戒，或有少負能聲才足任事矣，而一經挫折，推抑之後，又自悔其惺惺了了，分別白黑之過當，於是方正廉隅之槩易而為圓活變通，隨俗苟且，却道是年高闊世已深見識長進，頽風壞俗，莫此為甚。此不特道德蕩如，即

功名亦無濟，不過溺富貴圖溫飽，其下下者耳。吁可畏哉。

朱子曰：人須有廉耻，有耻則能有所不為。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任，不知廉耻，則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人有不為

而後可以為者，耻之於人大也。若不能安貧，則無廉無恥，則無耻其平日奮發之氣，如脂如韋，銷磨屈抑，無以自由。安能立脚得任，自此沉溺不返，居下流而墜深淵，則亦何所不至哉。烏知逢人有求，即百事皆非。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今人不能自家吃苦而卑躬



屈節寡廉鮮耻俛首以求人抑何違其本心至是也然實不能安貧之故耳故學道者安貧守賤是第一關戒之勉之

朱子曰康節詩云閒居慎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居閒肯說無妨者總為把不住耳若把得住則刻操有些毫不肯放過士希賢賢希聖進一步還有一步工夫如升階之有等級方是做好人但做不好人一失足便墮入其中所謂立地便至也然則把住放行在敬肆間而邵子所謂閒居慎莫說無妨者固即君子戒懼慎獨之意歟

朱子曰纔有順適底意思便是人欲人欲易流如懷

土懷居溺於所處之安皆是順適底意思也然豈待觀之奔放潰決之後哉只纔有此意思便是人欲橫溢之漸不至為下流之歸不已人亦謹小慎微於便安之地而嚴加存遏庶幾有以自克也夫

朱子曰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不是義便不

可入堯舜之道須勤勤提省于纖微毫忽之

間不得放過堯舜之道惟精惟一推而至於平章百姓風動時雍只是無自

安自利之心况利者義之反若每事必求自家安利處便與義背馳便與堯舜之道背馳然亦不在大也但纖微毫忽之間稍稍放過已自潛滋暗長於不及覺而將莫能自禁矣

使非勤力提省困心衡慮以自決其幾尚於道義何望哉有志者當常存敬畏之心也

朱子曰遊從紛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

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

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

此言交處之當慎也天下之易親易狎者

莫如小人若逐逐於遊從紛雜中日與此輩交處不覺侵入其羣親之狎之而驕慢之心滋蕩然無復有齊莊儼恪之念既非所以養成德器而且發之為暴慢之容鄙倍之辭何以美人觀聽所損不已多乎學者慎之

朱子答黃冕仲曰向說小善不足為重輕非是以小善為不足為但謂要識得大體有用

功處不專恃此為本領耳善之所在即當從

之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也

君子為善初不以小而為但

謂識得大體者為能於本領處用功則自知為善之可樂固不沾沾以此重輕也然則學貴知要而亦何嘗謂小善之可忽乎

朱子曰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樣人屢試

不得到老只浮沉鄉曲若因做時文得官只

是一味鹵莽不說盡心奉職為國為民興利

除害心心念念只要做向上去逐人鑽刺求

舉覓薦無所不至

古今不朽之業莫如立德立功方成箇人品今人終

日啜語為帖括計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
 等之人倘屢試弗售到老浮沉徒寂滅御曲
 間耳幸而因此得官又只一味粗疎鹵莽凡
 憂國憂民心所宜盡與利除害職所當為者
 膜外置之至其日夜圖維惟是鑽刺微求多
 方扳援以干上進蠅營狗苟亦甘心為之苟
 平且自思不知其置身何等也舉
 世滔滔恬不知怪殊堪悼惜已

朱子曰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

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名利者人所同欲之物即人所交爭

之地也惟安分循理退步自守則不與人爭者自不為人所怨便安穩矣若一味前去詭遇以弋名爭先以射利人所同欲者而一專之遂至忌怨叢生而讒害交作危險立至此事勢之必然人
 之所當深戒也

朱子曰只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

這身是天造地設底擔負許多道理盡得這

道理方成箇人方可拄天踏地方不負此生

若不盡得此理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

吃了世間人飯見得道理透許多閒物事都

沒要緊要做甚麼天地人謂之三才則吾人

撐得任其所以支撐得任者道理也與閒物事全無干涉也故只理會此身不徒軀殼踐形惟尚擔當許多道理可以彌綸天地方是全受全歸方不枉生世上若於此理夢夢生無補於時死無傳於後直空具形骸糜飯而已然則見得道理透者充塞天地至大至剛

視一切瑣瑣碎碎間物事有甚緊要做甚麼用也男子挫天踏地欲成箇人於朱子此言三復思之當亦赧然謝躍然興也

朱子曰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工夫故亦不能

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吾儒之與異端如薰

不曾實做自家知言窮理工夫則先不知薰之為芬安能辨蕪之臭先不知冰之為潔安能別炭之污而詖淫邪遁之生心害政發政害事者烏足以知之甚矣人當思所以自警而實用其力也

朱子曰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

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

大規模小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

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

也聖門廣大規模如顏之若無若虛曾之任重道遠是何等事業所以見其進未見其

止臨深履薄開衾視手足天下後世誦法無窮也若少時粗有時望晚來不滿人意直是廢於半途墮於末路耳所以然者實由講學不精未有深造不曾見得聖門廣大規模故甘於小就不復求進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荆公之言不洵可念哉然荆公能言之而身蹈之則仍是講學不精滋其弊也此夫子所由以學之不講為憂歟

朱子曰視聽與見聞不同聲色接於耳目見

聞也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矣不論心受與



不受也

存乎人者心為大體耳目為小體但其為耳目所司者實有不同何也

其為耳目所司者實有不同何也聲色自外而來接於耳目者見聞也若視聽則耳目從乎聲色而自內出矣心之受與不受尚未暇論也夫非禮之端不能禁外之不來而能禁內之不在此克復四勿之功所以兩在視聽而君子之耳目期於受治也

朱子曰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不特外

面如此而裏面不如此者方為自欺蓋中心

欲為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

須是打疊得盡

此策人以戒欺慎獨之功也自欺云者不但外面然而裏

面不然方為自欺以欺人也即使中心欲為善而遲回沾滯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

欺是非不知私欲之牽縛也只為不能實用其力決去其私欲耳須是打疊得盡亦惟力拔其私欲之根而已矣人可不慎獨以決其幾哉

朱子曰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便是隨眾

不得

張子嘗言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又曰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

已則非矣皆所謂隨眾不得也但吾人所處着箇道理二字更有依據持循便是隨眾不切學處世決當以理自裁慎勿同流合汚流入鄉愿之歸也

朱子曰凡事不可着箇且字鮮有不害事者

且

苟且自安之意凡事須用一番精神猛省着力志之所至氣必赴焉方不至債敗若但存

苟且遷就之心鮮有不害事者故夫子言進學之序先知仁而必終之以勇也

問見有吾輩臨終多以不能終養與卒學為

恨若大段以為恨也是不順理否朱子曰也

是如此吾人生順死安何復遺恨若終養之悲卒學之願臨終以為恨者固未為

非是然揆之生順死安之道則其尚畱遺恨者多亦是不順理因言悔字難

說既不可常存在胷中以為悔又不可不悔

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

休不成說話程子嘗言罪已處不可無然亦不可嘗存在胷中以為悔恐其

沾滯於此無以自新也其實又不可不悔若只管做錯便休今番如是明番又如如是恬不

思悔何由改圖豈成說話乎當思所以善懲之可矣

朱子曰以干祿蹈利為事至於語聖賢之餘

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

者其規為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士之所以異於凡民

者以其志氣高遠不為利祿所縈而能探聖賢之旨趣究學問之本原知所以用其心耳

若以干祿蹈利為事而罔乎無志於聖賢學問之歸則識趣卑陋甚矣至其規為事業動

息起居究與凡民奚擇哉學者可知所自警矣

朱子曰事只有箇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

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

續述思錄 卷之十一 九 正誼堂

久却自定

此言處事有獨斷之道也天下事只有箇是非兩途但恐揀不到耳

若揀得是處行去便自心安理得必要人人道好委曲回互豈有此違心狗眾之理究之公是公非者直道不泯人心同然則此事之是非久後却自論定也然則制行以已豈以同乎人哉

朱子曰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已

事之所當然而為之則雖甲兵財穀籩豆有

司之事皆為已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為

之則雖割股廬墓做車羸馬亦為人耳

此言為已

為人之學判之於心術之微也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事以為職分所當然而為其所不

得不為則雖甲兵財穀至為紛擾籩豆有司極為瑣屑而本分之內吾盡吾心本分之外不加毫末皆實得諸己也若以之邀譽沽名謂可求知於世而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所以明孝做車羸馬所以明儉其實善乎張子矯情節節推其心亦皆以為人耳

敬夫之言曰為已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

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

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

髮之差矣

無所為而為之謂善有所為而為之謂利故張子謂為已者無所為

而然語意最為深切著明實擴前人所未發途判然善利之間察之極其明而無毫髮爽矣否或視天下之事皆有所為而然又烏能

察乎善與利之間而實用其力哉

朱子曰謙之為卦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

尚之蓋太極中本無物事業功勞於我何有

觀天地生萬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謙之為卦天地

人鬼皆好尚之者如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暑盛而寒伏寒凝而暑來是天道之變盈流謙也水瀑高峰滙瀦大澤地道之變盈流謙也高明之家鬼矜其室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鬼神之害盈福謙也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人道之惡盈好謙也然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冲漠無朕本無一物人能全體太極則如三之勞謙終吉四之無不利撝謙一切事業功勞於我何有况天地原自處於謙也觀其施生萬物以美

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利亦可見矣然則天地人鬼又何容心也韓魏公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斂却神功寂若無殆窺見此意歟

朱子曰心地不虛我見太重恐亦為道學之

障也心地貴明而明本於虛君子所為以虛受人也若不虛則我見過執因以不明

是以偏諛臆說障蔽胸中雖有良師益友恐無所施其教矣其有妨於道學者豈細故哉

朱子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

有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謂德性之渾全也然有理義之性即不能無氣稟之性苟拘於氣稟之偏則無以自成其德故所貴乎君子者惟有以化其氣稟絕去剛吐柔茹之累耳否則未

足以言君子也

朱子曰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奢侈之人越禮犯分

故所行多失惟有儉德者知節知止則凡事守分循理鮮有闕失夫子曰儉則固與其不

孫也寧固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儉德豈不足尚哉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人豈

可不養素自重耶綰字公權唐時人性清儉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

滿席澹如也世以比山濤楊震蓋其養素自重亦久矣及大曆中用以為相而大臣之豪

奢者率皆靡然改行居則損音樂出則減騶御由是觀之儉德可風已足以儆有位人奈

何不養素自重哉

朱子曰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

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

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

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聖賢胷次天寬地濶無所不可

故海可浮也浮海可從也夫子發之為歎子路聞之為喜此等氣象可以靜一世紛擾之

場亦可以消百千狂鬧之態山谷稱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庶幾似之

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

矣此示人處窮之道也學者內力未堅學問未到苟遇困窮舍忍字外別無他法所謂

忍若甘淡泊喫得苦咬盡菜根則百事可做也若忍到熟處亦可習慣自然不生計較自

無戚戚之念據於中焉卽此便是堅定內力
沉潛學問底工夫尙肯違其本心爲暮夜之
乞白日
之驕哉

朱子曰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卽此
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
覺不必妄意推求欲舍此拙法別求妙解也
此示人去病之良方爲進學者警也凡日用
間不知病痛所在則懵懵焉精神元氣任其
銷磨耳若旣知此一病而欲去之豈有他法
亦惟邪氣退聽便復初體卽此欲去之心非
卽能去之藥乎但當堅守是心常恐其復爲
所侵時時警覺便足矣假或以此爲拙法而
舍之別求恐卽妄意推尋又曰知得如此是
未必有此妙解之良劑也

病卽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

是騎驢覓驢卽成一場閒說話矣藥者所以藥病也能

去病便是好藥必欲更問緣由則是騎驢覓驢東撈西摸捕風繫影非真欲去病者卽成一場閒說話豈君子以人治人之道哉甚矣知病便能去病無俟他求也

朱子答楊子直曰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

固爲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

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工夫又草

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

之實子直名方閩人學求心得墮在語言者訓詁而已於心則拘滯不化實無所得

固大病也然學者多務涉獵即求其語言中善為解說徹頭徹尾究其源竟其委亦罕有見之者蓋高明沉潛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勤學好問之工夫又復草草了事所以終身矻矻循學之名若存若亡墮學之實曾未學之弊可勝歎哉

朱子答林擇之曰此學不明天下事決無可

為之理

此學者修己治人之學也此學明然後舉而措之可以應天下事而無難不則冒昧苟且決未有能濟者故君子必以講學為急務也

朱子答許順之曰今時學者輕率大言先將恭敬退讓之心壞了不是小病若實有為已

之意先去此病然後可耳

順之名升闕人恭敬退讓謙之道也

必存是心方能受益今之學者輕浮粗率大言不慚先將敬讓之心壞了矜已而傲人自足而不求進此非小病也若此病不除不可以為學有志為已者所宜痛加檢點耳

朱子曰前賢語默之節更宜詳味吾輩祇為

不理會此等處故多悔吝

易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人之辭寡

辭以情遷也故當語而語當默而默前賢自然之節深宜詳味吾輩言多妄發祇為不理會此等處即傳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而悔吝安得不隨之乎蓋語默關乎學問甚不可以無節也

問謨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

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
 朱子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
 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不知也此意萌動時雖
 知用力克除然只是強自降服一時壓制病
 根還在也况云私欲未能無即是天理未純
 熟若未得純熟一旦檢點不到依舊發出病
 痛旋滅旋生相勝安有已時此豈可不知乎
 又問五峰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
 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
 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欲所謂
 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着本領只

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
 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
 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
 夫處同行異情固須分別然此易別耳只如
 行也饑食渴飲等事聖賢小人同一日用常
 小人溺於貪便無非私欲之情此所謂天理
 人欲同行異情之說也但說得名義更須尋
 着本領體認自家於私欲萌動時見得如何
 於天理發見時見得如何其間昭然不蓋天
 昧而後加以閑存正有好用工夫處
 理在人亘萬古而不泯隨甚如何蔽錮而天
 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

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星星逐
 時出來但只於這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簇
 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
 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
 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蓋天理之難
 泯滅者雖蔽
 錮而常自若每於滿腔私意中時時發但
 人不覺耳果能於此發見處當下認取使明
 珠大貝混雜沙礫者逐一揀擇出來合零星
 為片段自家陶鎔日長月益至於理不期存
 而自存私不期祛而自祛自若專務克治私
 無待用力克除之煩且難矣
 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

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
 道克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才
 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件事見得如
 此為是如此為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
 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
 天理且夫克治私欲者將以充長善端也若
 專務克治而不能充長則吾心役役焉
 日與私欲相鬪敵實恐善端之少不敵私欲
 之多縱一時降伏又當復作矣蓋天理吾所
 本有特為私意所亂克之斯復之使必待克
 去後別尋又成自家私意故只此一件事知
 其非則是處便是天理充長善端不待別尋也
 處便是天理充長善端不待別尋也孟子說

牛山之木既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既曰旦晝梏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既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為這些道理根於天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

孟子牛山章指點最為親切牛山之木既濯濯而又萌蘖生仁義之良既梏亡而又夜氣存皆見天理之不容泯滅也又如說學問之道在求放心心既放而可求者亦豈非天理之常在乎大抵人性本善故發於日用如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多是善底道理只識得為難人雖至惡所患頑不知省若稍知不穩便可改便做得好人天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着這些子存只是存着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孟子又言庶民君子去之存之只爭幾希者蓋這些子實判聖愚一毫走作不得學者將為庶民乎抑為君子乎將去之乎抑存之乎所當深察致思畱在胃次中烹治煨煉使道理成熟勿只做一場話說也夫豈但區區方寸省累云爾哉

朱子曰杜陵七哥豪宕奇崛詩流少及之者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志亦陋矣人可以不

聞道哉

詩理性情若與道俱未為不可程子嘗指穿花點水句惜工部一生為閒

言無用亦惜其未聞道也今朱子以杜陵所作七歌可謂壯矣宜為詩流所不能及顧其卒章歎老嗟卑則豪宕奇崛之氣依舊黯淡無色何志趣之卑陋乃爾乎使其與聞斯道隨遇而安斷不至是信乎人不可以不聞道也特此意恐未易為詩流所識耳

朱子曰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

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

役心規利耳

衣食所以資生有缺則不免俯仰於人而氣為之餒安得不敗

人意思故但粗足便可自立而善念之興鬱然勃然莫能摧敗此亦養氣之一助也然但當順受而得之有道不可役心規利至喪所守耳

朱子曰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

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

崇之

此朱子據德箴也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據者執而守之也特是世之人語道

術則無往不通一若行之有餘者談性命則疑其獨得之秘難以窮盡尚不堪自信於心焉夫性道一原豈有異理惟其才高氣粗厚於外而蓄淺中乾薄於內故無以為崇之之地并所得者亦恐旋而失之而難與日新而不已也學者可易言據哉

朱子曰匪忠曷勸匪孝曷程咨爾學子永觀

厥成

此明倫堂銘詞欲人顧名而思其義也人有五倫而君親為大若匪忠則天下

之事君者何以為勸匪孝則天下之事親者何以為程倣爾學道之子相與聚此堂講此

業以永觀厥成也可使名存實亡歎世學之不講哉

朱子曰言思必動思躋過思棄端爾躬正爾

容一爾衷

此窗銘也易於言則思劬必輕於動則思顛躋小有過則思棄捐而

從善凡此皆閑其邪也端其身範正其儀容一其心志凡此皆存其誠也學問本原之功

端在此矣

朱子曰養君中和之正性禁爾忿欲之邪心

乾坤無言物有則我獨與子鉤其深

此琴銘也履中

蹈和彼則可以陶養其正性懲忿窒慾彼則可以禁抑其邪心乾坤不言而化成物乃有則以相準故我與子獨鉤其深而心藏心寫之也按蘇氏琴偈云若云絃上有琴聲放在

匣中何不鳴若云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朱子意在言中蘇氏意在言外亦可互

朱子曰前聖後師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

其思

此銘講座之詞也吾道之絕續亘古迄今綿綿延延者將安寄乎前者之聖後

者之師得與斯文豈不在茲如優聞焉如愾見之有儼有翼鬱勃其思蓋朱子自任之重誠難已於中而繼往開來者之斷有屬矣

續近思錄卷之十二 終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張伯行集解

辨別異端

此卷辨異端蓋異端不辨則正學不明故必於其彌近理而大亂真者嚴析之於毫釐然後人心不為所惑而世道庶乎其日隆也

朱子曰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只是無見

識聖人之書非細心研究不足以見

觀理既明卓有

定見則他岐自不能惑我今人容易為異說引去者非有他故只是胸中全無見識耳蓋

聖人之書皆所以明道理苟非平日細心研究實下體認工夫則茫無所得不足以見聖人闡奧一聞異說便主宰不定遂不覺悅而入之矣故學者必以致知為急務也

朱子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

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

說此朱子斷佛老之罪而使之無所逃也蓋

其為學異端誠不待深與之辨而自明者

如人生在世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後有君臣是謂三綱三綱既立而仁義禮智

信之德行於其間是謂五常今佛老既無夫

婦則並無父子君臣又何有於仁義禮智信

而三綱五常廢棄盡矣夫所以得為人者

以有三綱五常也而佛老盡廢之世間之惡

孰有過於此者乎故即此一事罪名已是極

大不必更論其他盡若彼教將生民幾無噍

類彼亦安得有其徒耶誠知人類不容終絕

則三綱五常決不可一日無此理甚明人所

易見大本既失其餘可知何世

之尚為所惑也不亦重可怪哉

芮國器嘗云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

要排佛朱子曰只為無二道無兩心故著不

得他佛法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天下之所共

由心者維皇降衷之良聖凡之所

同具芮國器既知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

矣而又謂不必排佛則是一心以為儒道又

一心以為佛道非二道兩心而何故朱子曰

只為無二道出乎是則入乎非無兩心出乎

正即入乎邪故着他佛法不得而必欲排而

斥之也夫是非不容並立邪正難以並行佛

法不排則聖道不著豈吾儒之好辨哉亦有

所不得已耳而何得作參和渾同之見也

讀近思錄 卷之十三 二 王直堂

朱子曰學者往往多歸異教何故蓋為自家這裏工夫欠缺奈何這心不下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若知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此心自然各止其所學者既從見異不遷而往往多歸異教者何也蓋人只為於自家這裏聖賢道理不肯一力向前實落用功學無進益工夫既已欠缺此心遂沒定主東馳西逐因奈何他不下忽見禪者之說有箇悟門與吾道有次第有積漸者大別一朝得入則前後際斷覺得恁地見成快捷省却許多工夫如何不忻然隨之而去若知自家這裏原有箇平平正正倫常日用穩實

可行道理人人各足不待外求則此心自有定向各止其所而不為他岐所惑矣蓋中不足然後遷於外物佛教非能引人多是自家工夫不到耳可不察諸

朱子答徐彥章曰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為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蓋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已此答論動靜體用之說也吾儒之學動靜無間體用一原故寂然未發者靜之體所以立而感而遂通者動之用所以行二者相須未有靜而

無動動而無靜者老釋專以清淨寂滅為宗
 說於靜矣而屏遺一切欲無天下之動猶人
 常寐不醒而以有用之精神棄於無用之地
 固聖賢所不為也今也欲反其弊而晝度夜
 思一息不停則又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
 猶人常行不止日勞勞於道途而終不得休
 息聖賢亦豈能若是哉蓋一則偏倚於靜有
 體而無用一則偏倚於動有用而無體其失
 雖彼此不同而均非天下正理學者誠知動
 靜互根而惟以主靜立人極則得矣烏可矯
 之之過而反自
 路一偏之失耶

朱子曰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若果然
 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的意思便是不同
 為學自有一定主見理苟至是不必求異亦
 不必求同决不倚傍他人今學佛者動輒推

佛而附於儒以為儒佛一同夫凡事有不是
 處方有同處若佛果無不是自信得過則直
 行彼教何必引儒為重而言同也只他這靠
 傍儒教的意思便是大不同矣雖日向人言
 其誰信之矧吾儒萬理皆實佛氏萬理皆虛
 判若天淵有目者所共見乎彼學佛者流想
 亦自疑其非而欲援儒以解免也無如
 終不可以欺人祇成其為自欺而已噫

或云莊列釋氏皆有大過人者但為從別路
 去故不可與校是非朱子曰既云別路則須
 自有正路祇此正路別路之間便有是非可
 校何言不可耶
莊莊周列列禦寇與釋氏皆
 異端也或云是三樣人皆有
 大過人之才但為從別路去不向儒教然彼
 亦自行其學耳不可與校是非也朱子曰不



然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原無兩條既以彼為別路則須自有個正路祇此正路別路之間是非顯然難以寬假便自不容不校論矣何云不可耶蓋非不明則是不出吾儒正欲直斥其非以講明吾是耳非好為辨難之見也

朱子答李伯諫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某謂性無偽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

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

佛氏之說謂形

死而性不死欲求其所為真性常在者故朱子因李伯諫之言而明辨之夫物有偽始有真性惟一理也原無假冒何真之可言物有不在始有在性具於人也未嘗不在何在之可言蓋性之大原出於天乃天地所以化生萬物之理如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天以是賦於人是以受於天其理無乎不在同出一原非有
我所得私也若釋氏所云真性吾不知其同乎否也果其同也則必如古人盡心知性以知天此中自有許多窮理格物反躬實踐工夫其學固有所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其

異也則不知天之所以與我者何事而但欲冥心見性惟恐死而失之其私自利甚矣豈天命之初所為大公無我者哉殊不知人之生也則當踐形以盡性安能一無所事其死也則當體受而歸全又何有於真性之不滅乎多見其幻妄而已矣

或問今世士大夫何以晚年都被禪家引去

朱子曰是爾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

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

士大夫固嘗學問則當明義理乃晚年多

入於禪故或人疑而問之朱子曰此無他故總由平日未曾實用致知格物工夫見理不甚明徹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全無實得所藉以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得日暮途

窮覺這裏俱屬無用靠不着他所以被他那
些清淨了悟話頭降服下來若素於綱常名
教道理心解力行見得此生做不盡離不得
一息尚存難以少懈任彼雖有便捷途徑亦
何能以引我哉是在士大夫
自知其病而返求之可也

朱子曰世學不明異端蠱起大率皆便於私

意人欲之實而可以不失道義問學之名以

故學者翕然趨之然嗙有之是真難滅是假

易除但當力行吾道使益光明則彼之邪說

如雪見現耳故不必深與之辨

世學不明聖教寢衰異端之流蠱起而亂天下其所為說大率皆便於私意人欲之實令人易從而可以不失道義

問學之名又有所得其功易而效捷以故學者為彼所惑翕然從之而卒難挽回也然而真假之辨久當自明俗語有云是真終覺難滅是假總容易除學者但當操守堅定力行吾道之所當然使綱常名教益以光明於世則人皆知趨向正道而彼之邪說自無所容其奸如重陰積雪見晷而即消耳故不必與之深辨而徒煩口舌為也此朱子端本之論也

朱子曰某數日來閒思聖人所以說箇格物

工夫盡在這裏今人都無這工夫所以見識

皆低聖門下手工夫全在格物一着能格物則知無不至而是非邪正自不得以惑

我故朱子自謂數日來閒思古昔聖人所以說箇格物工夫盡在這裏若不能辨別得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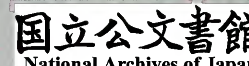
非邪正何為格物今人都無這段格物工夫所以胸中茫然見識卑陋而常為邪說所引去也然則格致之學豈可緩哉

朱子曰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

天地間常是許多來來去去更不由他造化

生生必無是理也凡人之生受氣於父成形於母皆從造化源頭發見

出來所謂自無而有也及乎氣盡形散則歸而為鬼所謂自有而無也此屈伸消長之理主宰於天地者也今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又復生為人天地間來來去去常是許多人鬼自為輪迴而生無窮其權更不必由造化矣揆之於理寧有是乎且人既死而為鬼矣彼何由知其鬼復為人也不過欲肆其幻妄而以輪迴之說誑無識之愚民已耳



其能逃君子之明鑒哉

朱子曰必有親切慤實可以循序而進者乃為吾儒之學如其不然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理本切近而精實而用功則有次第故學必於日用之間求其親切慤實可以循序漸進者而為之方為吾儒正大之學不則窮高極渺虛無幻妄恐未免陷於佛老之邪說而不自知此之不可不察也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朱子曰然只是小它自知定學做孔子不得了才見箇小家活子便悅而趨之譬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

見箇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

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

仕教授河汾所著書號曰中說永嘉諸公多喜之故或人以為問朱子曰諸公只是所見者小耳蓋孔子之道至大他自知不能學因見箇小家活子淺近易求便悅慕而趨赴之如人不敢登泰山之高而於土堆子則便放步行上去也要只是所見者小耳夫言學當以道為志言人當以聖為志所謂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也若其自小如此所以流於卑下而不得為孔子徒與

朱子曰釋氏止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祇是存

養得他所見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
 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性則心所自具之理也聖賢之學真見得吾
 心性中真實道理萬物皆備而加以存養之
 功故能造到達天知命地位若釋氏所為明
 心見性者止是清淨空寂之處大畧見些影
 子遂謂靈通了徹參悟入微却不曾真實見
 得心性中許多道理若何他亦嘗做靜坐存
 養功夫然亦止是存養其素所見些影子耳
 蓋彼之見見其所見非吾儒所謂見也彼之
 養養其所養非吾儒所謂養也烏足與於心
 性之真乎而安得竊
 吾儒之說以立言也

朱子曰近世學者溺於佛學本以聖賢之言

為卑近而不滿於其意顧天理民彝有不容
 殄滅則又不能盡叛吾說以歸於彼兩者交
 戰於胸中而不知所定於是因其近似之言
 以附會而說合之凡吾教之以物言者則挽
 而附之於己以身言者則引而納之於心苟
 以幸其不異於彼而便於出入兩是之私至
 於聖賢之本意則雖知其不然而有所不顧
 也
此朱子直窮偽學之心術而指其失也聖賢之言平淡無奇不過此大中至正日用常行道理近世學者溺於佛學高妙心實喜之而厭吾道為卑近不滿其意特以君臣父

子夫婦乃天理民彝所在難容泯滅又不能盡反吾說以歸于彼因之顧彼顧此兩者交戰胸中迄無定主於是陽避叛儒之名陰為從佛之實乃取兩邊近似言語而牽合之作調停附會之說凡吾教言物者則混挽之於己言身者則混引之於心但求幽深虛渺與佛不異以便其出此入彼依違兩可之私雖知非聖賢本意而不顧也其為術亦詭矣蓋其心自以吾之所見已高於聖賢可以咄嗟指顧而左右之矣又况推而高之鑿而深之使其精神氣象有加於前則吾又為有功於聖賢何不可者而不自知其所謂高且深者是乃所以卑且陋也此近世雜學之士心

術隱微之大病不但講說異同之間而已且心自以為是謂所見突出聖賢之上不難驅之俯而從我又况我於卑者推之使高淺者鑿之使深覺精神氣象較前有加以此為功於聖賢奚不可者而不知彼之自謂高深者正其卑陋之極而背謬不可為訓者也此則援儒入佛其病在心術隱微之間為害甚大又不但講說異同而已所以嘗深知之而欲與學者明辨之也夫朱子未出以前王安石張子韶以佛旨釋諸經蘇子瞻以佛旨解易游定夫以佛旨解論語呂居仁以佛旨釋大學程門諸子以佛旨釋中庸自朱子出而其書始廢蓋惟深知雜學心術之大病故辨之極力此其所以大成與孟而集羣儒之大成與朱子曰釋氏之捨身飼虎雖公而不仁矣者仁

雖以萬物為一體然推之有本行之有方豈漫無所差等而至視身為輕視物反重哉若釋氏之捨身餽虎彼意以為至公而不知仁者必先自愛其身身之不愛何能愛物其為不仁甚矣夫吾儒無從井救人而兼愛若釋氏者墨子有摩頂放踵利天下之兼愛若釋氏者墨之流亞而儒之罪人歟此為吾徒者不可不闢異端也

朱子答陳衛道曰嘗見龜山先生引龐居士說神通妙用運水搬柴話來證孟子徐行後長義竊意其語未免有病何也蓋如釋氏說但能搬柴運水即是神通妙用此即來喻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

神通妙用搬柴運水此龐居士佛家

話也龜山引以証孟子徐行後長之義以釋解儒其說不能無病蓋釋氏不知有理惟認知覺運動為性故謂運水搬柴即是神通妙用而一味率意妄行盡將理字掉却一邊全沒分別但求其所為作用者此即若儒者則所謂舉起處其中更無是非者也若儒者則須是徐行後長方是若疾行先長即便不是所以格物致知便是要就此等處微細辨別令日用間見得天理流行而其中是非黑白各有條理是者便是順得此理非者便是逆著此理胸中洞然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意正心而天下國家可得而

理亦不是兩事也

若吾儒則須講明道理如徐行後長則是疾行先長

則非是故用格致工夫就要從此處微細辨別常見日用間天理流行是非昭著是者便是順理非者便是逆理胸中洞徹明白絕無纖毫疑礙所以才能格致便能誠正而家國天下可理此孟子即徐行一端

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

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

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

一以貫之畧無餘欠非虛語也

凡古聖賢所言性命非屬

空虛渺茫皆就君臣父子三綱五常實事上說盡性便是盡得此道理而不令有留餘養

性便是養得此道理而無所作為以害之其理至微其事至著一以貫之略無餘欠所謂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非虛語也彼釋氏之自以為神通妙用者不過知覺運動之能豈知

吾性中自有實理實事必知之明而行之當不是空空作用可了者哉而何可以佛說証

儒修也然則龜山此論想亦在未受業程子之前歟

朱子曰學貴於知道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

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蘇氏謂軾轍也蘇張

謂蘇秦張儀也道者日用之所常行至當而不易不可過不可不及焉者也故君子之學貴於知道而已若夫蘇氏早歲學文拾蘇張之緒餘是縱橫之徒也晚年逃禪醉佛老之糟粕是清淨之流也縱橫既涉於功利清淨又入於虛無故均不可謂之知道也

朱子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若非知道君子所欲聞蘇氏所著文辭閎偉華麗近世罕有其匹欲作文者似不妨取為模範然玩其詞意大約矜豪譎詭無光明正大之氣後生輩學之心術反為所壞故知道之君子亦有所不欲聞也

朱子曰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被源頭

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陸子靜名

九淵學者稱象山先生其學近於禪者也嘗與王順伯論佛謂其所見與吾儒同特義利公私之間不能無少異耳夫義者天理之公而無私若果其同也則儒釋止此一箇道理又何有義利之不同乎所以然者只為源頭處便自不同吾儒踐形盡性事事著已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相去奚啻霄壤烏得援儒入釋混淆釋於儒而作此自相矛盾之論哉此朱子所以深闢之也

朱子曰陸學固有似禪處然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功夫所以每勸學



者兼取其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
 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一旦豁然
 大悟也陸子靜之學遺却格致工夫專以靜
 坐頓悟教人固有近似禪處但邇來
 婺州朋友則又專事見聞馳情外騖而於自
 己身心全無存養工夫恐其徒道問學而不
 知尊德性故每勸學者兼取彼之善處返之
 身心稍稍端靜不致妄動然後安詳整暇方
 能於義理之間知所決擇此則因病發藥矯
 其太過而進其不及非欲其學陸之兀然靜
 坐無所作爲以希一旦之冥悟也觀於此言
 則知陸學之非固朱子所深斥而世之學陸
 者正不得有所藉口而
 作調停傳會之說也

問釋氏有豁然頓悟之說不知倚靠得否朱

子曰某也曾見叢林中有言頓悟者後看這
 人只尋常如陸子靜門人初見時常云有所
 悟後來所爲却更顛倒錯亂看來所謂豁然
 頓悟者乃是當時略有所見覺得果是潔淨
 快活稍久却漸漸淡去了何嘗倚靠得叢林
 釋氏
 所居也釋氏之說專以頓悟爲主或問其所
 得力處不知可倚靠得否朱子曰某也曾見
 叢林中常爲此說後看此等人俱只尋常非
 能真知性命者如陸子靜之學亦尚頓悟差
 與禪同門人學其學者初見時常云有悟到
 後來觀其所爲却更顛倒錯亂茫然無以自
 主似此看來彼之所謂豁然頓悟者大抵是
 靈覺光影略有見地當下時如此稍久漸

漸淡去終是毫無實際向之所見不過如電
光石火恍惚為象而已安能倚靠得長久耶
若吾儒性命之理至精至微細入毫茫無一
非實苟有所見自終身用之不盡豈釋氏可
同日語哉

朱子曰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
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
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
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
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
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聖賢之學全在
讀書窮理以求

深造自得小之形於容貌詞氣大之見於修
已治人莫不有真實工夫存焉乃近來一種
學問直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真其法專
以讀書窮理為禁惟令學者瞑目靜坐常注
心於藐茫闇昧不可知之域以僥倖於一旦
恍然獨見而有得焉而學其法者亦有自謂
已能得之宜必有大過人者矣至察其容貌
詞氣之間修已治人之際乃與吾聖賢之學
背謬已甚而絕不相似吾不知其所得者果
安在也夫廢格致之功而空腹高心安希冥
悟古今來豈有是學乎此名為儒而
實逃入於禪者得不斥之為異端哉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
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之某謂不知
生死人鬼為一乎為二乎若以為一則專言

人事生理者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也人鬼死生原無二理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此夫子專言人事生理之意也今佛氏兼言之其視死生人鬼為一乎為二乎若以為一則知生之道即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即盡事鬼之道不待兼言之而其理已無不在其中則固兼之矣若須別作一項窮究則是分而為二而始終幽明却有間隔也夫佛氏地獄輪迴報應之說皆言死言鬼好為怪誕不經而於人事生理反茫然全無理會其為誣世惑人甚矣豈吾儒所樂哉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為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即理也降衷各足萬理皆有生以後或為氣質所拘情欲所蔽則必用知行交進之功以全乎天所以與我之理此吾儒盡性之學也今異端以性自私不知有理惟欲冥心見性其病為已大矣又不察氣質惟欲冥心見性其病為已大矣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據其所見一味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則其害事尤有甚焉其大悖於吾道者正在於此乃近世儒者之論亦有指空虛為性而全無窮理工夫忒近似其說者陽儒陰釋最為惑人學者不可不察也



朱子稱李延平先生曰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言延平先生平日其於異端之學非聖人之道者既無所入於其心矣然邪說橫流無所不至而先生一聞其說即能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而直窮其受病源頭且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毫不為所蒙混而儒釋之邪正判然分別蓋其心事光明常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故能如此其衛道之功良匪小矣

問昔有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着謝氏亦有常惺惺之說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

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家所見只見得個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禮者俱不啻矣且如父子天性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則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便是心昏主人翁若如此惺惺成何道理主人翁指

心也惺惺者常提醒之使不至於昏昧也禪家以明心為教故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而此蔡謝氏亦有是說或人疑之而問是同是異此儒釋相似而實不同者朱子因辨之曰謝氏所謂常惺惺者是平日存誠主敬於心身事物上念念戒懼時時省察欲其不至懈怠昏昧皆有實落工夫非如禪家所見只是冥然寂守撮弄精神得箇主人翁便謂一了



百了此外人倫日用許多事務動不中禮者
 以為俱可遺棄而不管矣即舉一事言之且
 如父子天性至親若父被人加以無禮子須
 往救方是心理之安彼則不然謂一往救便
 被愛所牽動即是心昏必也寂守此心聽之
 不顧方可夫所貴乎主人翁者以能處事順
 理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若但如此惺惺則
 滅絕天性一槁木死灰而已成何道理此儒
 釋大相懸處正學者所當
 深察而不可誤認為同也

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

至盡佛則人倫已壞禪則又將許多義理掃

滅無餘故其為害最深老莊禪學俱係異端

害之大者則惟禪學最甚蓋老莊雖主清淨無為然猶托於道德之說於義理未盡滅絕

佛則棄君臣父子夫婦已大壞人倫矣及一
 變而之禪則更詭秘幽渺名為明心見性而
 實則虛無寂滅將天地間許多當然道理一
 切掃蕩無餘其說彌近理而大亂真不特可
 以愚庸眾之耳目欺其不知而且可以惑賢
 智之心思迷而不悟為害最深所當深拒之
 以為衛道計也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却修後

世何也既為今世人即當修今世之事臣忠

可不為者也而今乃從釋教離而去之必欲
 種因果為來生計曰吾以修後世也夫後世
 茫茫不可知矣舍其眼前現在之事而圖為
 未來無影之修抑何惑之甚耶朱子所以深
 闢之也

朱子曰某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
 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其後以先生之教
 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
 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為
 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
 絀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
 能即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
 不可得矣朱子自言當在少時於釋氏之說亦嘗奉其人而師之學其道而尊之求之可謂切至矣然究竟疑而無得及從延平先生之教校夫學問先後緩急之序於

是知聖賢大中至正道理暫置其說而從事
 於吾儒之學其始緣為異說先入雖間或有
 疑而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為俟吾卒學
 於正道而後求之亦未敢遽以彼為非而絕
 之也乃一二年來服習吾道者久識見漸明
 心思獨有所安始知此之為是彼之為非雖
 於聖賢學業未能即有諸已而志向既定不
 為異說所移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向之初心
 不可得矣此可見人之惑於異端者必其未
 嘗有得於吾道誠返而自得其中至正之
 歸則彼之說自不難於立辨而拒之惟恐不
 至矣尚何惑之有哉噫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與斯無邪慝有志斯道者尚其各務反經之學也夫



續近思錄卷之十三 終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張伯行集解

總論聖賢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
蓋自堯舜以來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
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董仲舒揚
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
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行事有補
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於宋朝諸儒

崛起時則周子倡之於先二程子張子遂從而推廣之而聖學復明自龜山親受業於程門載道而南若羅若李一脈授受至我朱子集其大成一時師友相承幾上擬於洙泗蓋天開斯文之會也朱子嘗輯近思錄終以四子以明道統之復續愚今輯續近思錄終以朱子以見道統之攸歸學者誠由是而入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五典禮五禮書所謂天敘有典天秩有禮是也言儒者之教自有天地以來帝王相傳所以述天理之本然順人心之固有為治萬世教萬民厚五典庸五禮之道後之聖賢遂因而修明之著書立說以闡發其遺蘊而昭示乎後世使人知所遵守蓋古今無二道即無二教前有帝王後有聖賢統系相承源流同貫可考而知也

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道一而已孔顏思孟一脈相承豈能舍是以為學哉

故志者志此學者學此傳者傳此
外此則為異端之學矣可不慎與

朱子曰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
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
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
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
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
能盡善則一而已
精者擇之明一者守之固
古之聖賢從立地根本上
便有惟精惟一功夫不參於疑似不間於二
三所以能得無過不及之中而允執之而自
首至尾所行之事無不徹底盡善雖其質性
之美良由學問到也若後來英雄一流平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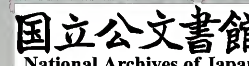
未嘗下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出沒有一等
資美者率性而行亦能於善處有所暗合而
隨其所合分數之多寡以各有所自立然究
竟欠擇執之功效或中或否而終未能盡善
則一而已蓋聖賢自是聖賢地位英雄止是
英雄本色故學者必以進之於道為貴也
朱子曰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
仞底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可以託六
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
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
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底言語可見
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



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志氣
人最不濟事以無在道之勇故非載道之器
若聖門曾子平日是個剛強不屈嚴毅不撓
最有力氣如壁立千仞氣概觀其所言士不
可以不以弘毅等章可見其做工夫處雖比不
得顏子細膩覺較近粗然因他本來資質原
是剛毅邊人識力堅凝把捉得定故能一力
向前不為他岐所惑而卒以傳夫子之道
與顏子共稱故學者必以剛毅為貴也
朱子曰子思別無所考只孟子所稱如標使
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
云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
樣剛毅天下最貴重者道德然非剛毅的人
便無擔當力量鮮不為勢利所屈若

子思標使者之事與答魯公之語大有壁立
于仞俯視一切之概目中何曾有當日諸侯
如此嚴毅方真是能以道自重者曾子思
而後惟孟子有此氣概可知聖道相傳專賴
有此種人也

朱子曰孟子說滕文公便道性善他欲人先
知得一箇本原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性命
無有不善故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之不肯
為善去惡者只是自昧其本原耳孟子見滕
文公便道性善欲其先曉得一箇本原所在
以見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庶幾發
憤為雄力於為善勇於去惡以復其本然之
初此是孟子教人得大頭腦處當時邪說橫
流言性不一惟孟子以性為善
令人認取本原可謂得所宗矣



朱子曰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
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
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問子路此箇
病何以終在曰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
只打疊不能得盡冉求比子路大爭廉有分
如物之有隅而端方也牆壁喻界限嚴固也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操守峻厲一毫不苟
便可擔負得大事去所謂人有不為而後可
以有為也如子路生平凡世間病痛的入觀
都沒了至親於其身為不善者直是不入觀
其所言可以知其氣概此大者立也能如子
路何患不成人品問者謂子路既知不善不
入矣而未免仕於權門此個病何以終在朱

子曰子路當時也須大段去做工夫來但未
到純粹地位打疊不能得盡然畢竟不苟且
阿附若冉有為季氏聚斂比子路大爭矣大
凡操守不立之人終不可與任事故觀人必
於其所守也

朱子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事只有王通韓
愈好不全孟子既沒聖學失傳荀况楊雄俱
不識性所見甚淺不濟於事只有
王通天姿甚高而大本領處不曾理會韓愈
學見原本而工夫未純故雖好而不全也然
唐三百年識正學者惟一昌黎
較之文中子又似為過之也

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
人比漢四百年識正學者惟一董仲舒今觀
所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



功心術何等純粹學術何等正大漢唐以下諸儒皆不能及亦可稱一代大儒矣

朱子曰諸葛武侯常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

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

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乎先王之政矣王政不施

小惠大綱張細目舉事集而民不煩觀孟子

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章可見諸葛亮嘗言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最得為治大體至其

治蜀則又不忽庶務凡官府次舍橋梁道路

莫不繕治修理而民未嘗告勞庶幾乎先

王之政矣程子謂其有王佐之才者其信然

乎

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朱子曰武侯氣

象較大恐宣公不及

宣公名贄唐代名臣嘗上奏議論天下事甚悉

綽有經濟之才但比諸葛武侯則王佐之器

其所設施氣象較大似非宣公可及然在漢

唐如二公之品皆係純臣特以

才相提而論則不能無大小耳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陽公比原

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韓文公一生

佛骨表識見高持論正却有些本領非歐陽

未叔可比至原道一篇以愛之理為仁遺却

心之德一邊所言雖未精當然皆實說道理

大綱已是一即微有見不到處無害其為學之

正也唐儒惟

公首推信然

朱子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

造極可奪天巧明道之言發明理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

此論二程夫子之造詣教人也明道鄰於生知不假人力伊川全用人力以奪天巧一則漸近自然一則功夫詣極此其造詣然也至其教人之言明道發明通透善於開發故人一見便知久而愈覺其妙無論賢愚皆獲進益伊川質實精深耐人尋味故乍見不知其好必待玩索之久而後有得但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濶善學之則日進於高明不善學之則恐流

於空蕩若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使人有所依據尤為易學故朱子又曰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伊川所處雖高其實中人皆可及又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又親切然二程皆百世師表在人善學之可也

朱子曰伊洛拈出敬字直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

堯舜以來聖聖相傳心法不越一敬故聖學就此立根本凡事都從此做去伊洛拈出敬字上接于聖之傳直是學問徹始徹終日用至親至切之妙俾學者有所持守存養省察以為希賢希聖階梯其功不淺故朱子又曰程先生之有功於後學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也

朱子曰橫渠用功最親切可畏學者用功須

是如此張子苦心力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著正蒙時夜坐徹曉極力探索其平日用功最為親切令人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學他如此方有進益不則悠悠忽忽終濟不得事故朱子特舉之以相勗也
 朱子曰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
 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人性皆善其有不善者氣質之性也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說氣質矣但未明言之耳至程子分明指出示人嘗曰論性不論氣不論論氣不論性不明橫渠則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蓋自孔曾思孟而後無人說到此道理而程張始言之俾學者曉然於性之本善不得自安於氣質

而諸家妄言性者俱廢其有功於聖門而有補於後學也詎淺鮮乎哉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

游酢楊時謝良佐三人皆程門高弟初皆學禪自見程夫子盡棄其學而學焉然到後來餘習尚在未能盡除故從之學者多流於禪而游則大是朱子嘗謂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曉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游定夫更穎悟其入禪學比楊謝更深也伊川自涪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有楊謝二君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佛矣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



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羅公一人而已延平先生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若是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有在於是龜山之學傳之羅豫章豫章傳之李延平皆二程先生嫡派自龜山載道而南弟子千餘而能潛思力行任重詣極者惟有羅公一人可知善學者之難得也及延平從豫章學講誦之餘終日危坐一室惟用存養工夫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沉潛之久覺有所得而知未發之中萬事萬理盡從此出而道之大本實在焉此孔門心法惟李先生獨能見及其所爲靜坐者益實常存敬畏靜驗吾性

之所從來以得天理之本然非如異學之瞶目靜坐止求見心而不知所謂性也厥後先生傳之朱子而聖學大彰

溯厥淵源誠深人仰止云

朱子曰南軒疾革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爵莫愛他的一朋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

張南軒學問純粹踐履篤實病將危時友人請教示以莫愛朝廷官爵蓋人惟有所愛乎官爵故戀戀不忘而此心純是人欲之私不顧乎天理矣既又曰人欲之私當使盡除如蟬之蛻天理之妙當使流行如春之融蓋其平日辨析於義利者既深故雖當死而猶以天理人欲爲訓其品行之醇不可多得朱子所以重惜之也

朱子曰張敬夫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獻公
 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
 之實既長又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
 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器即以此所聞
 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
 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
 幸矣敬夫生而穎敏姿性過人其父愛之自
 幼即教以仁義忠孝之實長命從胡仁
 仲先生問二程學先生一見知其他日必成
 大器即告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公退思若
 有所得遂以書相質証先生答之曰聖門有
 人吾道之大幸也蓋其生質之美而又得於

父師之教其根本已先立矣

公以是益自奮厲直以古之

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
 策所造既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為足則又

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所未至

公因是益加奮厲不

自安於近小而期至於古之聖賢作希顏錄
 以時警省省早夜勤修深造有得猶不敢自以
 為足則又訪取四方同志之友相與劇切以
 益求其學之所未至焉是其自治之勤而復
 得於取友之益其
 詣力為更深矣 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

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之所造深者益
 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

於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為也

是故玩索講評其知之明踐履體驗其行之至沉潛反覆不置於斯道者十有餘年用力之久而效驗自呈然後昔之所造益深且遠從深遠中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知道不外乎知能功自存乎切近其於天下事物之理不待思索安排蓋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實見其當然與其所以然而不能已者是以決之勇而無所遊移行之力而無所遲滯守之固而無所變遷迹其生平事業大都忠孝之意切而篤於君親利欲之見消而一於道義雖至於沒而不忘者皆自

然而然非有勉強其學問之所得力者如是誠非可以易及也夫敬夫品正而學醇不幸蚤世而吾道以孤故朱子言之甚詳而不勝有昔者吾友之感云

朱子曰五峰云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

陋此天下之至言也

胡五峰嘗說此二語朱子歎以為至言蓋孔門

之學不外博約二端學不博則無以考究乎事物故必窮理以致其知然又不可泛濫支離而失之於雜也守不約則無以檢束其身心故必反躬以踐其實然又不可褊淺狹隘而失之於陋也雜近於博陋近於約相似而實不同學者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聖人者金中之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

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則鐵而已

矣此以物之醇雜喻人之醇雜也聖人純粹

也學而未至於聖者其行誼不能無夾雜猶

金中尚有鐵也漢高祖唐太宗號為英主然

不知聖人之道間或用心行事有合於理者

是其天資好處猶鐵中之金也若曹操劉裕

之徒梟雄奸惡全失本心純是一塊頑鐵而

已夫精金不可得見而頑鐵比比皆是人可

不以物為鑒哉

問本朝人物朱子曰韓富規模大又麤溫公

差細密又小所謂大臣者有全體有大用規

者難若論宋朝人物如韓琦富弼司馬光皆

以身繫天下之重望而為社稷名臣其功業

政蹟卓卓不可及但韓富規模則大而多粗

疎溫公差覺細密而又狹小大段看來似未

能免此蓋人之才有所長即不能無所短

故也朱子此言其殆三君子之定論歟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又振作士大夫之

功為多文正公名仲淹字希文公做秀才時

兼將相勲名事業冠絕一時真傑出之才也

至好成就人材培養善類當時士大夫為其

所振作而興起者厥功實多

又休休乎有大臣之度矣

朱子曰陳忠肅公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

而其燭理之精陳義之切則學之功有不可

誣者忠肅公名瓘字瑩中號了翁公為右正

言時嘗論蔡京蔡卞之奸披摘其處心

發露其隱匿京深恨之得禍最酷又嘗論曾布專權被貶其剛方正直之操得之天資已然雖重遭謫斥終不為屈至其燭理之精無少游移陳義之切無所顧忌則又得於學問之功有不可誣者卒至被貶以死而不獲竟其用惜哉

朱子曰李忠定公雖以讒間竄斥濱九死而

愛君憂國之志終不可得而奪亦可謂一世

之偉人矣忠定公名綱字伯紀欽宗時金人

當以死守後又欲出師興復由是不合被讒

竄斥濱九死而不悔高宗立首名為相修政

事繕兵備慨然以雪國恥為已任在朝僅七

十日復罷出治外州因事獻言率皆畏天恤

民自強自治之意而深以和議退避為非其

忠君憂國之志纏綿固結於中終不可得而

奪真可稱一代之偉人矣

朱子曰前賢遺跡正爾何關人事而使人想

象愛慕不能忘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之

圖畫之間使其流傳之廣且遠而未至於泯

滅然則為士君子者其可不力於為善哉此

前賢遺跡人不能忘而見善之不可不為也

夫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其故於遺跡所在

每流連而愛慕之雖不復至其處而猶欲見

之圖畫以垂永遠蓋惟恐其久而至於泯沒

也然則後之君子觀乎此者可不慨然奮興以自勉力於為善哉

朱子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識之吾與季

通言而未嘗厭也

季通蔡氏名元定學者稱為西山先生朱子所謂老

友不當在弟子列者季通於書無不讀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過目輒解朱子著書皆與

參訂至啟蒙一書則屬起藁故曰造化之理至微至妙惟深於其中者始能識之他人不

易解也吾與季通言未嘗有厭以其能心領神會也及卒朱子誄之曰季通有精詣之識

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益深致其悼惜之意云

朱子曰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

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陳亮字同父嘗自言擴開萬古心胸推倒一世

智勇朱子謂其才高邁而氣粗浮故作爲文字不甚明朗瑩潔然其病處總由心地不清

和也蓋清則無夾雜之累和則無叫囂之氣此惟深於涵養者能之非恃才矜氣者所可

及矣

朱子曰呂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

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

呂東萊平

日性極褊急無容人之量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何忽然有省以後遂如此

好是能變化其氣質者學者窮年讀書而毫無所省終不能變視伯恭不甚愧乎

朱子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此道

不是小事須喫些苦方可望

直卿黃氏名幹號勉齋朱子門

人直卿初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故朱子稱其立志堅凝

思致勤苦與之共處相觀而善甚有進益蓋此道甚是重大欲一力擔荷不是小事必須

喫得些苦方可望其成就厥後勉齋造詣精深遂紹朱子正傳全是從喫苦中得來也

朱子曰吳伯豐明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

縣隨事有以及民而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

屈甚不易得伯豐名必大朱子門人也天姿

獨高明敏過人而復能思索加

功深造其學之勤如此迨從事州縣本其生

平所得力而隨事設施皆能有以及民其才

之可用又如此至於自守卓然剛勁正直畧

不屈於時勢則更過人遠甚不可易得觀朱

子所稱可以

知其造詣矣

朱子曰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眾人之所不能味同門之士亦

鮮見其比

輔漢卿名廣朱子門人為學之道在於沉靜專一方能有所進益所

患此心不定一為外物搖奪則本業荒矣昔

子夏猶未免入見道德而悅出見紛華而悅

况學者乎漢卿身在都城繁華之地於俗學

聲氣利名場中最易薰染動人而能閉戶自

守不事微逐日與聖賢酬對味人之所不能

味是其淡然無求進道彌固同門諸人罕有

能比之者甚足取也

朱子曰呂居仁學術雖未純粹然切切以禮

義廉恥為事所以亦有助於風俗今則全無

此意呂本中字居仁以文學著名其學術雖多駁雜未甚純粹然切切以禮義廉恥

為事則能得其大本而可以為轉移風俗之助今人全無此意所以禮義廉恥未嘗講明

而風俗遂由之日壞也

朱子曰張無垢始學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

於釋其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

張九成字子韶後因學佛

自號無垢始受業於龜山先生之門既而逃

入於禪其釋之師有宗杲者語之曰左右既

得禪柄入手開導之際當改頭換面隨宜說

法使殊塗同歸則入世出世兩無遺恨矣用

此之故凡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

入之際務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

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欲復出而不可得陳

清瀾曰後世學術陽儒陰釋之禍實起於宗

杲教張公之一語上而千古聖賢學術為所

汨亂下而天下萬世人心為所蔽惑不知其

禍何時而已也

朱子曰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

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

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

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太過

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

自知耳

陸九齡字子壽子靜之兄也朱子言其兄弟氣象甚好的但其病痛却是

是盡廢講學全不用致知功夫而專務踐履

又欲於踐履之中提省覺悟得此心來此是

大病處蓋不講學則是非無所別白踐履何

由得正即使屏去事物一旦頓然覺悟亦是

禪家靈機一派與吾儒格致誠正修齊治平

真實功能相去奚啻天淵然要其操守質實

表裏如一則是天資好處實有以過乎人使肯加之以學何患不是載道之器惜乎自信太過但以已之所見為是而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雖與之言終不見聽勢將流於異端而不自知也此鶯湖會後之定論而朱陸之相懸於此可大見矣

朱子曰子靜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上面着不得一字人只被私欲遮了若識得箇心萬法流出都無許多事他是實見得恁地所以不怕天不怕地一向胡叫胡喊他說得動人使人都快活便會使人都恁地放顛放狂某也會恁地說使人便快活只是不敢怕壞了

人若有這箇直截道理聖人那裏教人恁地

步步做上去子靜之學止教人認一箇心常使空靈則萬法從此流出都無

多事並不須學問工夫在他是實見得如此所以祇將箇心來作弄胡叫胡喊便是上天下地惟我獨尊說得精神動人人亦被他聳動快活也都恁地放顛放狂起來故朱子云我也會說也會使人聽了快活但恐如此作弄全無實際怕教壞了世人若使果有這箇直截道理則古來聖人何不也這樣直截教人却必恁地從下學工夫步步做將上去蓋彼只知有心而不知有性只知心之靈明可以靜中希其冥悟而不知性之當盡必待致知而後方行此其學所以多入於禪而誤後生小子為不淺也

朱子曰陸子靜之學看他干病萬病只在不

知有氣稟之雜他只說儒者絕斷了許多利
 欲便是干了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氣
 稟有不好底夾雜在裏一齊滾將去如何都
 把做心之妙理道害事不害事看子靜書只
 見他許多麤暴底意思其徒都是這樣人之
 不能無雜故必藉學問以變化之而後見之
 行事方能善無惡于靜之病全在不知有
 氣稟之雜彼謂學者但能斷去利欲默坐澄
 心一旦有悟便是干了百當工夫任意做出
 無非妙理而不知氣稟有不好者平時未嘗
 學問一齊將夾雜的滾將出來豈不害事但
 彼自是已見執迷不悟看他之書無非許多
 粗暴意思而其徒學之都是如此既以自誤

又以誤人
 良可嘆也

朱子作周子贊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
 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

邊庭草交翠自孔孟既沒千有四百餘載大
 道邈矣無傳聖人遠而微言湮
 不有先覺之賢孰為紹往聖以開來學周子
 奮然崛起不由師授獨能有所心得立圖著
 書發天人之秘探性命之原詞義雖約而包
 舉無遺故其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令學者玩
 索而自得之至於人品甚高如風月之無邊
 庭草之交翠胸中灑落純乎天理流行其在
 聖門亦顏曾之流亞與後之
 言道統者舍周子其誰宗哉

程伯子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

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

施斯普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潤其見於容貌辭氣之間者剛柔相濟和易可親

所謂揚休山立玉色金聲也蓋天地元氣會合篤生斯人故其氣象渾成自然粹美如瑞

日祥雲之開朗和風甘雨之潛滋以陽剛之德居正中之位溥其教澤施及無窮令人愛

而敬之則而象之漸而被之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此其不可及者也

程叔子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

識其貴

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持身行

已如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凜然不可干犯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允矣君子之品

展也大成之詣也至其發為文章見諸議論

則即事明理確實精切布帛菽粟平淡無奇而大文至味存焉卒無有以過之者特世知其德之可貴者希矣故惟以道自淑授諸生徒不得於其身而傳於其後嗚呼亦天意也哉

張子贊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臯比一

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

廣居

橫渠幼悅孫吳之術年十八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

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及在京師坐虎皮講周易從者甚眾一夕二程先

生至與論易次日撒去臯比日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理吾所

不及汝輩可師之又嘗曰吾道自足何用旁
 求於是盡棄異學此可見其勇於從善一變
 而至於道也其後苦心探索精思力踐遂有所
 得而妙契疾書見於正蒙之作至訂頑一篇
 發明理一分殊示學者廣居之旨求仁之方
 尤為詳盡雖不及周程之純而倡明絕學以
 明斯道以教斯人厥功為甚偉云朱子之贊
 四子形容逼肖體段宛然亦如孟子之論夷
 惠伊尹確有定評百世下聞風
 而興起者庶其知所折衷矣

朱子自贊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
 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
 師之格言奉前列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
 庶幾乎斯語此朱子自道其所學也凡人持
 身涉世惟此禮法仁義畢生不

可不盡而又不能易盡吾夫子歷敘生平至
 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其詣至矣而孟子論舜
 亦以由仁義行為言蓋到此地位工夫純熟
 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故朱子謂從容
 乎禮法之場所發莫不中節沉潛乎仁義之
 府所存莫非良心此惟知行交致者能之予
 自顧生平蓋將有意以求而力莫能與也其
 敢有怠心乎惟是佩格言奉往範惟日孳孳
 益勵其闇然之修以庶幾其一至而不負乎
 斯語而已噫朱子此言其即吾子求道未能
 之心假年學易之志乎然其蘊涵
 之氣象進修之精勤亦可概見矣

朱子曰余年十六七時屏山劉先生字余以
 元晦而祝之其詞曰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
 晦於身神明內腴余受其言而行之不力涉

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知其言之有味也山屏

劉先生名子翬字彥冲朱子父韋齋之友朱子既孤奉父命而從學焉時年方十六七先生以元晦字之而加以祝詞曰木晦於根若無所發而春容常曄敷人晦於身若無可見而神明常內映蓋欲其英華不露收斂深藏以爲積厚流光地也朱子自謂當時受其言而行之不知用力昧於沉潛退藏之義以至涉世犯患顛沛而歸然後回思其言真覺有味而不啻若藥石也此雖自謙之詞然亦可見其得力矣

朱子曰平生自知無用只欲修葺小文字以

待後世庶有小補於天地之間此朱子自謙之詞言平生

自知其才無適於用既不足見之行事姑欲托之空言因是修葺文字闡明往訓以待後

世學者或可因文見道庶幾小補於天地之間不致爲棄人而已嗟乎朱子所著集註書傳易本義等書古今文章莫大於是爲萬世所共賴豈曰小補之哉

朱子曰繙動冊子便覺前人濶畧病敗欲以

告人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此朱

子自明其著述之由也前人所著之書其中每多濶畧病敗處時一繙閱便覺分曉欲舉其失以告人而人鮮好學深思無可告者誠恐相沿不覺爲誤後學故又未免輒起著述之念思有以發明揀正耳非敢妄爲作也此亦夫子述而不作之意

朱子曰一生辛苦讀書微細揣摩零碎刮剔

及此暮年畧見從上三賢所以垂世立教之



意枝枝相對葉

無一字無下落處

朱此

子自明其得力也言一生辛苦讀書於古聖賢言語不但舉其大綱而微細揣摩不但得其大凡而零碎刮剔銖積寸累日新月異及今暮年方畧見從上聖賢所以垂世立教之意條理詳辨脉絡分明枝枝相對而不紊葉葉相當而靡遺無一字無下落處學者須根究其頭腦尋味其曲折甚不可草草看過也蓋非朱子之研究功深亦安能卓有所見而言之親切著明若是與

朱子曰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

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的不出

此朱子若未曾實下工夫直門外漢耳安知此中深

淺之數故朱子謂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不
出某所得力者何在進而上之不用聖賢許
多工夫亦看不出聖賢所成就者何等此可
與知者道難為未至者言也今其書具在後
之學者可不熟讀深思以想見其當日用心之所存哉

朱子曰某當時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

假之年得見道理在這裏今年便覺勝似去

年去年便覺勝似前年

此朱子自言其學之
隨時進益猶夫子吾
十有五章之意言某自當初講學便就時時
加功不敢少懈然私心豈期到得這裏幸天
假之以年日積月累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
豁然貫通得見道理在這裏隨時進益今年
去年便覺勝似前年
以朱子之造詣至老

嗚呼
一
然哉
孔



續近思錄卷之十四 終

文化
幸
未

